

大

南飞雁

著

下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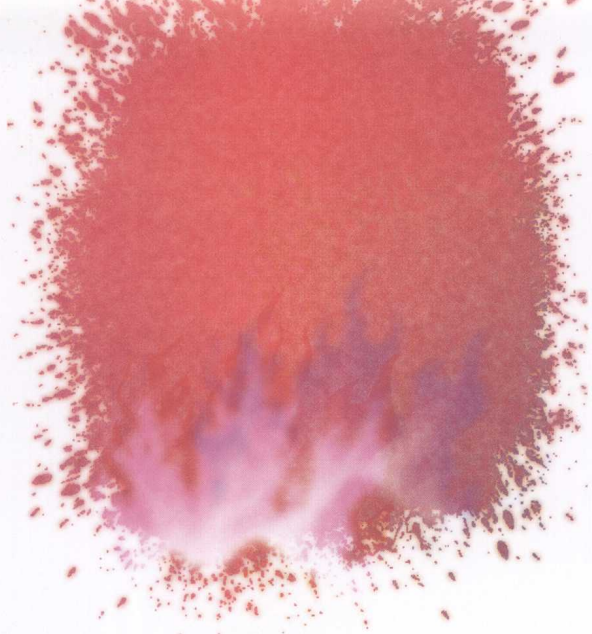
卷二

大碗厨

南飞雁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下



【 目 录 】

拾肆

- 289 ■ 39 渔阳鞞鼓动地来
296 ■ 40 千里回援
305 ■ 41 大祸起于萧墙之内

拾伍

- 318 ■ 42 少女情怀总是痴
329 ■ 43 夜长天色怎难明
335 ■ 44 父女之间

拾陆

- 344 ■ 45 北上通商
352 ■ 46 莫测风云此中来
366 ■ 47 斗智

拾柒

- 379 ■ 48 血溅长崎港
388 ■ 49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
393 ■ 50 人有病,天知否

拾捌

- 409 ■ 51 天意如此,岂在人为
416 ■ 52 含笑而逝
424 ■ 53 哀莫大于心死

拾玖

- 433 ■ 54 万事开头难
445 ■ 55 老虎能奈小虎何

貳拾

- 459 ■ 56 一朝反目自成仇
466 ■ 57 男人的决斗和女人的决斗

貳拾壹

- 481 ■ 58 福兮,祸之所依
495 ■ 59 戊戌二字缺一笔
507 ■ 60 豫省有官皆墨吏

貳拾貳

- 518 ■ 61 豫商,票号,银行
528 ■ 62 门斜日淡无光
536 ■ 63 留余,留余

貳拾叁

- 547 ■ 64 关荷之死
556 ■ 65 夜来幽梦忽还乡

貳拾肆

- 561 ■ 66 宁为瓷碎,不为瓦全

后记

- 574 ■



39 渔阳鼙鼓动地来

拉法兰用三十六万两银子收购的青花瓷器,因为数量实在惊人,直到光绪十一年初夏才算准备停当,按计划走陆路运到了九江府。拉法兰在南京急得团团转,唯恐耽误了西历七月十四日的法国国庆日,三天一封快信催问进度。一听说货备齐了,他立即从南京包了四艘机轮船直下九江码头。九江府是座名城,长江中下游的航运重镇,每日在此中转停靠的大小轮船不下千数。但四艘洋人的机轮船齐刷刷停在码头里,也是前所未有的盛事,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。

装船的那天,钩兴堂景号和阜安堂的送货队伍浩浩荡荡赶着车子过来,立即引来了无数道好奇的目光。卢豫海和段云全骑马走在最前边,自然最受人瞩目。段云全从商几十年了,从未经历过如此壮观的场面,激动得无以复加。卢豫海倒是一副从从容容、不慌不忙的模样。等二人在埠头上下了马,卢豫海回头朝钩兴堂景号的人打了个手势,一面大条幅从队伍里呼啦啦竖了起来,正面写着“九江父老物富人丰”,背面写着“钩兴堂景德镇分号恭祝”!二百多个伙计和雇来的脚夫每人从怀里掏出个大红色的小旗,漫天舞动着,齐声大喊道:“钩兴堂,威名扬,出景德,到九江,咱的货,漂过洋!英吉利,法兰西,谁都夸咱手艺强!”

卢豫海朝他们大吼道:“得劲不得劲?”

众人齐声回应道:“得劲!”

这句河南土话从二百多个江西老表嘴里吼出来,多少变了些味道,可卢豫海依旧听得是热血沸腾。按他的想法,钩兴堂走到哪儿做生意都是豫商,哪有豫商的伙计不会喊“得劲”的?出门的时候他临时训练了一个下午,才折腾出这场好戏来。段云全看得目瞪口呆,周围

看热闹的不下几千人，这下子谁不知道景德镇出了个钧兴堂？谁不知道钧兴堂的生意做到了英吉利和法兰西？想必不出两天，九江府就是尽人皆知了，比雇一千个跑街的伙计去吆喝都管用！可这么好的点子为何自己没想到？段云全摇头叹息之余，又一次感受到了技不如人的悲凉。

拉法兰早就在埠头上翘首等着，见卢豫海精心安排的这个场面，也是佩服得连连点头。卢豫海和段云全领着拉法兰清点交割货物，拉法兰发现多出来两车，诧异道：“卢朋友，合同上没有这两车啊？”

卢豫海笑道：“拉朋友，这批瓷器得漂洋过海，海上风浪滔天，捆得再严实也难免有破损。这两车算是我们钧兴堂额外白送的，就当是给老太太和你媳妇的见面礼吧。合同上是没，但如果你掏了三十六万两银子，拉到法国只有三十五万两的货，你们洋人该说我们中国人不地道了。我不能给中国商人丢这个脸！”

拉法兰钦佩道：“这就是豫商的‘留余’吗？”

卢豫海眼泪都笑出来了：“对！你还挺用功啊！”

拉法兰叹道：“我一直以为贵国重农抑商，想不到在商业文化上还有这么多独到的见解。回国的路上，我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完成我的博士论文了。”

卢豫海拍拍他的肩膀道：“好好用功吧。我们好玩意儿多了，不怕你博士了去！”

一百六七十辆车的货眨眼工夫就装上了船，拉法兰跟卢豫海和段云全挥手告别，眼神里充满了依依不舍。卢豫海大声吼道：“一路顺风！二爷还等着你送银子呢！”四艘机轮船马达轰鸣，顷刻就不见了踪影。卢豫海看着看着，原本兴奋的脸色沉了下来，回去的路上一句话也不说。段云全问道：“钧兴堂这下真的是名声大振了，二爷怎么不开心啊？”卢豫海铁青着脸，好半天才道：“他娘的机轮船就是厉害！我在钧兴堂汴号船行里造的太平船，每艘能装一万斤的货，我以为已经够大了。可你瞧瞧洋人的机轮船，那么多货装上去，刚到船上的吃水线！运货也好，打仗也好，又快又稳，怪不得朝廷整天他娘的打败仗！”说着，狠狠抽了一鞭子，马儿嘶鸣一声，撒蹄飞奔。段云全听得不明所以，但见一骑绝尘而去，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。

卢豫海首创钧兴堂景德镇分号，又做成了拉法兰这笔大生意，一时间在景德镇出尽了风头。许从延和关荷见他大功告成，便催他向神屋老家报喜。卢豫海夫妇自光绪八年离开神屋，从未给家里写过一封

信，两下里音讯断绝快三年了。眼下卢豫海终于建功立业，再不去信实在是说不过去。卢豫海架不住许从延和关荷的一再催促，终于提笔给神屋老家写了两封信。一封是给钧兴堂总号老相公苗文乡的，信很简短，说的无非是景号已经按照豫商的规矩成立了，他自己做了大相公，生意开拓也很顺利，特请总号派账房先生来驻号合账等。第二封是写给父亲卢维章的，详细陈述了离家以来的种种遭遇见闻，把生意上的进展也一笔带过了。这封信写得情真意切，言语动人，洋洋洒洒不下万言，最后才委婉地请求父亲准许他回乡探望。

两封信发出去了，卢豫海自此天天盼着神屋来信。孰料转眼间一个月过去，却连只言片语都没寄来。卢豫海性子本来就急，脾气越发大了，见了不顺眼的事张口就骂。除了许从延老两口，就是关荷都时不时被他痛斥一番，更别提下面的相公伙计。一时景号里人人见了他就跟老鼠见猫一样，唯恐事情做得不当而挨骂。直到第二个月中旬，神屋那边终于来了消息。伙计们见来人衣衫不整，满面风尘，又是满口的河南话，推测跟大相公多少有些关系，立即把他领进了后堂。碰巧卢豫海刚骑上马要出门，一见来人立刻叫了起来：“象林！你不是苗象林吗？”

苗象林抢步跪倒在马前，痛哭失声道：“二爷！我可找到你了！……你得为我爹报仇啊！”

卢豫海大惊道：“你爹？苗老相公怎么了？”

苗象林放声痛哭起来，似有满肚子的委屈难以倾诉。卢豫海从他的神色看得出神屋肯定是出大事了，强压住一腔惊惧，把苗象林拉到了自己房里。关荷正准备着回神屋带的礼物，乍看见苗象林的模样也是惊慌失措。苗象林哭了半天，终于开口道：“二爷，我爹对卢家忠心耿耿，却被你大哥活活逼死了，你得为我爹做主啊！”

卢豫海但觉四周阴风森森而至，颤声道：“你，你慢慢说。”

苗象林悲切道：“这话说起来长了，你让我怎么说啊！”

卢豫海终于忍不住了，大怒道：“你他娘的还是个爷们儿吗？有话就说，说不出来一头撞死去吧。”

苗象林给他这么一骂，反倒冷静了下来。关荷见他嘴唇都起了水泡，忙端给他一碗茶，苗象林咕咚咚两口喝完，这才从头到尾说了起来。

自卢豫海和关荷离开神屋老家，卢维章便退居幕后，再不过问钧

兴堂的日常事务,统统交给卢豫川去打点。卢豫川刚一掌权的时候,也是萧规曹随,凡事都按照卢维章惯常的做法处理,倒也没出什么乱子。光绪九年的春上,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在京城举行,卢家呈送的三十六件寿瓷大放异彩,轰动了京城官场。后党的官员们趁机称赞这是天降祥瑞,老天都认为太后劳苦功高,要不然宋钧失传了六百多年,雍正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几代皇帝都没能恢复过来,怎么偏偏在太后垂帘听政的日子里恢复了?大内总管李莲英也没少说钧兴堂卢家老号的好话。慈禧太后一时大喜,赏了卢维章一件黄马褂,恭亲王也亲笔题写了匾额“宋钧遗韵”。两件赏赐从京城运到河南,巡抚马千山虽是百般不情愿,也只能亲自护送这两件皇室的赏赐来到神垕。卢家在窑神庙花戏楼连唱了十天的大戏以示庆贺,卢家老号和卢维章的名望一时达到了顶峰。

这样大好的局面使卢豫川受到了极大的鼓舞,他决定乘胜出击,同时开办钧兴堂的京号、津号和保定分号。老相公苗文乡对此怀有异议,认为摊子铺得太大,总号的五处窑场难以供给,建议暂缓开办。卢豫川还是吃亏在心胸上,他总以为苗文乡是不忘当年汴号受辱之仇,故意阻挠他建功立业。杨建凡是此刻唯一可以左右局势的核心人物,卢豫川对他也是言听计从。杨建凡本来赞同苗文乡老成持重的观点,但他也深知卢豫川一心要做几件大事,不忍泼他一瓢冷水,就抱定了中立的立场。卢豫川和苗文乡两人争执不下,官司一直打到了卢维章那里。不料卢维章听了二人的陈述后一语不发,只是淡淡地表示钧兴堂是卢豫川说了算,自己安心养病,不愿插手,今后生意上的事情也不要再来问他。苗文乡顿时目瞪口呆,心里凉了半截。卢豫川得到了叔叔的默许,立刻把苗文乡、苗象天父子冷落一旁,亲自领了一批亲信远赴直隶。不到两个月,钧兴堂的京号、津号和保定分号都建了起来,声势日隆,大额订单雪片似的飞到神垕钧兴堂总号。卢豫川认为这是得了皇封后慕名而来的生意,便志得意满起来,连杨建凡的话也听不进去了,不管杨建凡和苗文乡“慎重初战”的建议,欣然就批准了新建三处分号上百万两银子的订单。杨建凡无奈,只得亲自下窑督造,五处窑场日夜赶工烧制宋钧。

都说天有不测风云,光绪十年,河南瘟疫成灾,得病的人上吐下泻,出不了十天就一命呜呼了。卢家老号一下子损失了四五百个伙计,这无异于釜底抽薪。眼看离交货的日子越来越近,还有一半的订单没有完成。苗文乡当初之言竟一语成谶。卢豫川这才意识到大事

不妙,不得不亲自去京号、津号和保号周旋,无奈买主来了个闭门不见,托人传话说不能按时交货就照契约来,该罚的银子少一两都不成!卢豫川吃了个闭门羹,灰溜溜赶回了神屋。危机四伏之际,他不得已重新起用了苗文乡。众人再次细细琢磨了一遍契约,无不是胆战心惊。原来契约上写得清楚,一旦钧兴堂无法按时交货,不但要全数讨回预支的三十万两定金,就是烧出来的宋钧也不要了,还得追罚四十万两!

钧兴堂为了赶制这批宋钧,已然是倾注了全力,自家的银子和三十万两的定金全变成了宋钧存在库房里,目前能挪用的银子不过十多万两。卢豫川不甘心就此一败涂地,急中生智,决定高价向镇上各大窑场购买宋钧,银子不够,就以来年的生意做抵押,不顾一切要把这笔订单的数目凑足。镇上能烧造宋钧的无非是董家和卢家,其余的窑场只能烧造日用粗瓷而已。卢豫川对此焉能不知,只好硬着头皮向董振魁求救。董振魁倒是乐意伸出援手,却又提出两个条件,一个比一个苛刻,不但要卢家以高价收购董家宋钧,还要钧兴堂把留世场、余世场两处窑场交给董家经营一年!卢豫川和苗文乡、杨建凡等人一合计,这笔损失差不多也赶得上违约的处罚了。人家买家要的无非是银子,而董振魁直接张口就要窑场,这是挖卢家这棵大树的树根来了!卢豫川被逼到了两难的绝境,一头是违约失信,刚刚建起来的三处分号濒临倒闭;一头是“丧权辱国,割地赔款”,跟窝囊废朝廷还有什么区别?

卢豫川走投无路,只得找叔叔求救。卢维章也想不到短短一年,钧兴堂居然在卢豫川手里出现了这样的局面,就是他出面也只怕是回天无力了。卢维章左思右想,抱病领着卢豫川去董家求情。董振魁偏偏在此刻到外地游玩去了,留在家里主事的董克良虽对卢维章恭恭敬敬,却一口一个事关重大,还是得等父亲回来再说。卢豫川有心多说几句,董克良居然请出了大哥董克温!董克温一句话也不说,只是默默地看着卢维章和卢豫川,但他仅有的一只眼睛里,分明是灼灼燃烧着刻骨的仇恨之火。卢豫川自知理亏,只得和卢维章无功而返。

卢维章毕竟是老谋深算,他对新建的三处分号骤得巨额订单始终不解,让苗象天秘密去调查底细。等苗象天回来,众人这才清楚,原来这批订单全是梁少宁暗中操纵订下的,可梁少宁去哪儿弄来的三十万两银子的定金?肯定是董振魁在幕后操纵的这一切!梁家怎么又和董家搅在一处了?众人开始时对此百思不得其解,后来总算想明白了:那梁少宁原本以为关荷成了二少奶奶,卢家多少能帮衬梁家一些。

可他没料到卢家根本不认他这个亲家，婚礼上还再三羞辱他，所以对卢家恨之入骨。董家则发誓要替董克温报仇，再加上嫉恨卢家又是太后赏马褂又是亲王赐匾额，但董家又不便直接出面跟卢家交手，而梁少宁脓包一个，又对董家理亏心虚，无疑是做傀儡的上佳人选。

真相大白之后，众人无不是瞠目结舌。卢豫川深知这都是因为自己建功心切，再加上大意轻敌，被董振魁抓住了破绽，才造成今日满盘皆输的局势。钩兴堂总号此时已是乱成了一锅粥，因为没了后续的银子，各处窑场都停了火，家里染上瘟疫死了人的伙计还眼巴巴等待总号救济。在苗文乡父子的鼓动下，不少人联名上书卢维章，提出召回二爷卢豫海主持大局，连杨建凡都慨然附议。卢维章沉思良久，驳回了苗文乡等人的动议，决定一方面倾销目前的库存，兑换成现银，另一方面以钩兴堂全部的产业为抵押，向西帮票号借款还债。到了交货的日子，卢家总算凑够了七十万两银子的巨款。此番大败之后，已是光绪十年的年底了。钩兴堂把卢维章治病的银子都拿出去还债了，哪儿还有银子过年？卢王氏私下里典当了首饰，有了几千两银子的进项。卢维章又把大半拿出来接济家境困难的伙计们，卢家只留了很少的一部分。光绪十一年春节是钩兴堂有史以来最艰难的一个春节。卢豫川满心渴望掌权之后大展宏图，却一时不慎害得卢家倾家荡产。这个打击对他来说非同小可。大年夜刚过，卢豫川就一病不起，高烧不退，整天一会儿哭一会儿傻笑，不停地说着胡话。卢维章只好重新出面主事。因为家中无钱治病，药也停了，卢维章没出正月就再次病倒。钩兴堂群龙无首。幸亏禹州陈家的二小姐陈司画得到消息后不计前嫌，背着父母送来了一千两银子，卢维章叔侄才有了抓药救命的钱。到了二月末，票号的人络绎不绝地来到钩兴堂总号，索要半年的利息银子，一张口就是十万两。钩兴堂此刻哪里拿得出这个数目来？苗文乡让杨建凡跟他们周旋，自己跑到钩兴堂报信。

卢维章的病情刚刚有些起色，又才吐了一次血，卢王氏死活不许苗文乡跟他见面。苗文乡无奈之下只得找卢豫川商议。不料卢豫川大病初愈，神情恍惚，一见苗文乡竟跟见了仇人似的，劈头盖脸地一番辱骂。说他是私通董家的奸细，是见死不救的败类，故意看着自己中计而不劝阻，就是要活活气死自己之类的混账话。苗文乡这几个月为了调敝的局面耗尽心力，冷不防被他这么糟践一通，当场气得昏厥过去。给抬回家不久，老头子越想越放不下，自己为钩兴堂操劳半生，到头来却落了这么个大东家不见、少东家凌辱的结局！一时间满腔羞愤

郁积在心里难以化解，一口气没上来竟撒手西去了，弥留之际只说了一句话“快请二爷回家”！卢豫海一走就是三年杳无音信，就是想找又去哪儿找？苗象天和苗象林抚尸大哭，全然没了主意。出殡那天，久病不起的卢维章亲自给苗文乡抬棺送葬，又是一口血吐在墓前。杨建凡领着钩兴堂总号的一千人黑压压跪倒了一片，哭求卢维章收回成命，召卢豫海回家挽回残局。到了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卢维章却依然断然拒绝。

卢豫海的两封信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来到神屋的。在卢维章的安排下，杨建凡接替苗文乡做了老相公，苗象天子承父业，做了二老相公。两人见到书信惊喜万状，谁都没想到钩兴堂总号衰落至此，二爷在强手如林的景德镇却做得红红火火，看来天无绝人之路，总号有救了！二人一路抹着眼泪赶奔钩兴堂。卢王氏也接到了儿子的家信，却没敢告诉卢维章。跟两个老相公商议后，卢王氏决定召回儿子。杨建凡和苗象天筛选了半天，让已经是总号账房小相公的苗象林立即动身，千里远赴景德镇搬救兵。苗象林一人一马离开了神屋，在信阳府又遭了土匪抢劫，值钱的东西都被一扫而光。山穷水尽之际，他牢记此行关系到钩兴堂的命运，便一路忍辱负重，要饭乞讨，千辛万苦才来到景德镇。

就在苗象林哭诉前情的时候，许从延老两口也悄悄在一旁坐下，卢豫海、关荷和苗象林竟丝毫没有察觉。待他讲完，许从延跌足道：“豫海，你一刻钟也莫要耽搁了，这就起程回神屋！景号这里有我老头子照应，出不了事！你就告诉我那老弟弟老弟妹，不管总号欠了多少的债，景号独力承担下来。钩兴堂这块牌子倒不得！”

卢豫海腾地站起道：“我现在就走，象林跟关荷一起在这里等着，先别急着动身。神屋那边还不知道怎么样呢！等着我的书信吧——爹，现在账上还有流动银子二十多万，留十万在景号，其余的我得带走！您老跑一趟蔚丰厚，让老裴开个见我本人才能兑付的银票，我一会儿就赶过去拿。”

许从延不容置疑道：“二十八万两银子，你全带走！景号这边还有一笔三万两的银子就到了，足够用一阵子。总号是大树，分号是树枝，大树都死了，树枝再结实有个球用！你稍微收拾一下，我这就找老裴去，咱们爷儿俩蔚丰厚见！”老头子说着后半句，推门就走了。许张氏也被这惊心动魄的故事惊得呆了，此刻缓过神来，忙跟关荷一起给卢豫海收拾行装。关荷的心剧烈地跳着，嘱托道：“二爷，苗相公刚在豫

鄂交界的地方吃了亏,你就一个人,还带着银票,千万要小心啊!不行就绕开小路走官道……”卢豫海一肚子焦虑没处发泄,陡然怒道:“放你娘的屁!你老公公就快死了,你还要我绕道!我恨不能插双翅膀,现在就飞回家去!”

知夫莫过妻,关荷岂能不知他现在的心情?挨了这通没来由的抢白,她也不反驳,兀自流着泪收拾着行囊。卢豫海一会儿叫爹,一会儿又发脾气,苗象林早就愣住了,懵懂地看着他。卢豫海背上包袱,又把随身带的短刀抽出来比画了一阵,对苗象林道:“你们见了我的书信再动身,你二少奶奶不知道路,记得多带伙计跟着,实在不行就雇俩镖局的师傅!二少奶奶有了半点闪失,我要了你的命!”苗象林赶紧应承下来。卢豫海大踏步出了门,关荷追上去扶着门框,叫道:“二爷!一路小心!”卢豫海哪里还有心思答话,头也不回地催马而去了。关荷软软地倒在许张氏怀里,眼泪夺眶而出。许张氏替卢豫海打圆场道:“媳妇,男人就是这个模样,风风火火地,说走就走……”

关荷含泪摇头道:“我不怪他,我只是担心就这么回到神屋,公公婆婆见了,万一……”说到这儿,许张氏也明白了她是担心什么,难过地抚着她的脸道:“江西的风水妨了你了,别发愁,到了神屋就能生了……”关荷给她触动了心事,泪水如同断线的珍珠,扑簌簌掉了下来。

40 千里回援

卢豫海一路马不解鞍人不下马,纵穿赣、鄂、豫三省,日夜兼程赶往神屋老家。他此行须臾不敢耽搁,人累了就在马上打个盹,马累了就找驿站就地卖掉,买了新马接着赶路。屁股不知何时磨破了,他也顾不得歇息,咬牙攒眉忍了痛继续前行。到了第八天头上,这才遥遥望见了阔别三年的乾鸣山。卢豫海近乡情怯,拨着马头兜了好几个圈子,这才打马驰进了神屋镇。

钩兴堂门口挂着恭亲王亲手题写的“宋钩遗韵”匾额,落满了灰尘,显然是久已无人打扫。卢豫海在门前下了马,见大门紧闭,便震天介擂了起来。他眼圈红红,满腹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。钩兴堂门口就有五六个人蹲着,正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。见他过来叫门,有人就笑道:“兄弟,省省力气吧。你也是来讨债的吗?”

卢豫海惊诧地回头道:“怎么,你们都是来讨债的?”一人磕着烟锅

子道：“可不是吗！卢家不中啦，欠了一屁股的债。我们分成两班，一伙儿在他们总号那里，一伙儿在这蹲点！狗屁的钩兴堂，还宋钩遗韵呢，有种的别借钱啊？连十万两银子的本钱利息都付不起，连面都不敢露，全他娘的是缩头乌龟！”卢豫海狰狞一笑道：“要是卢家真的还不起，你们还打算怎的？”“呸！卢家真敢对赖，我们抄了他的家，分了他的家产，抢了他的老婆！”

一人淫笑道：“听说卢豫川的老婆是个婊子，床上的功夫厉害着呢！可惜他们家老二不在，二少奶奶是个绝色的大丫头，没成亲就被卢老二搞大了肚子，想来也是个风流……”

卢豫海没等他说完，一鞭子就抽了下去。这一马鞭用足了全力，那人脸上顿时绽开一条血口子，疼得他捂着脸惨叫起来。众人见状嗷嗷叫着扑向卢豫海。卢豫海握着鞭子吼道：“老子就是卢家老二，顶天立地的拼命二郎卢豫海！你们谁敢来送死？”

钩兴堂临着大街，往来的行人络绎不绝，一见门口伤了人，早就围过来一大群人看热闹。有人认出了卢豫海，惊叫道：“真是二爷！卢二爷回来了！”

卢豫海一时兴起，从怀里掏出来银票，朝众人迎风一展，恶狠狠道：“你们他娘的都看仔细了！蔚丰厚的银票，凭票见人立兑白银二十八万两！从今天起，谁他娘的再说卢家欠债不还，老子拽掉他的舌头！”

镇上的人谁不知道卢二爷的名头？大家见他凶神恶煞似的站在钩兴堂门口，马鞭子上还滴着血，全都不敢吱声。几个要债的扶着受伤的同伴，挤出人群屁滚尿流地跑了。卢豫海冷笑道：“各位乡亲，烦请大家互相转告一声，二爷我在江西景德镇赚了钱，今天回家了！凡是跟钩兴堂有仇的，有怨的，有过节的，都他娘的来找二爷我吧！要银子有银子，要鞭子有鞭子，要命的话二爷我陪他玩玩儿！”

门外这么大的动静，总算惊动了里头的人。钩兴堂的大门微微开了一条缝，老平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窥视。他一见卢豫海的背影，使劲揉了揉眼睛，确定无疑之后，他无声地张大了嘴，好一阵才哭喊出来：“二爷！真是你吗？”

卢豫海回身，见他立马就要开哭了，不耐烦道：“哭个球毛！你的脸怎么了？”老平擦了眼泪，羞愧道：“唉，给债主们打的……二爷，您赶紧去见见老爷夫人吧，您再不回来，大家都愁死了！”卢豫海瞪了他一眼道：“满嘴胡说！什么死不死的，二爷一回来，死人都能弄活！”说着

健步朝钩兴堂里走去。钩兴堂好久没有这么扬眉吐气了。老平索性大开了门，站在门口道：“你们听好了，我们家二爷回来啦！”

众人这才爆发出一阵惊呼，感叹着四下散去。顷刻之间，卢家二爷带着二十八万两银子回到神屋的消息，传得神屋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卢家中计衰败以来，董振魁躲在圆知堂里偷笑了好几个月，闻讯更是惊骇不已。景德镇那边跟董家一直有书信往来，卢豫海什么时候在景德镇落的脚，还挣下那么多银子？这三年来竟一点迹象都没有，难道他在景德镇挖到金矿了不成？董克温 and 董克良也深感难以置信。卢豫海本事再大也是个人，就算他离开神屋之时带着起家的银子，就这么三年任他折腾，也决不会做这么大，还是在有瓷都之称的景德镇！董振魁皱眉道：“老大，你去给阜安堂的段云全大掌柜写封信，问问他卢豫海是不是真的在景德镇挣了钱。老二，你想法让那些票号老帮们都知道，卢家有银子了，叫他们去看看那银票是真是假！”两兄弟领命下去了。董振魁在书房里急促地踱步，想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卢豫海究竟是如何在景德镇发的家。他不由得长叹一声，颓然坐在椅子上。

卢豫海见到父母的时候，卢维章刚刚服了药，正靠在床头假寐。卢王氏陪坐在一旁发呆。家里最后一点银子也支出去了，马上就是月底了，去哪儿找银子给下人发月钱？就算弄来了，下个月怎么办？难道还得用当年的老办法，不得不遣散下人吗？卢王氏忧心忡忡地想着心事，脸上一点也不敢显露出来。票号讨债的事一直瞒着卢维章，生怕他因为这个病情加剧。可纸包不住火，老平出去说好话，居然被人打得鼻青脸肿，看来票号的人决不会善罢甘休，这么大的事情早晚得摊到桌面上……卢豫川已经是四五天没来请安了，也不知他这疯疯癫癫的病症什么时候才能好，就是好了，卢家还能交给他掌管吗？逼死了老相公苗文乡，总号上下没一个人不恨他，就连杨建凡都当众骂他忘恩负义……回想起春天的时候，太后的黄马褂、恭亲王题写的匾额送到神屋，那万人敬仰、风风光光的场面就在眼前，谁知道一年不到，家里就成了眼前这个揭不开锅的样子……幸好陈司画那个丫头心眼善，送来了一千两救急的银子。可卢家拿了这笔钱，心里愧疚啊！儿子的家信里说得挺多，可只字不提关荷生没生孩子，卢维章的身子眼看朝不保夕，要是临死前连孙子都看不见，这不是死不瞑目吗？……

卢豫海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头闯进后堂的。钩兴堂的丫鬟下人蓦地看见二爷回家，仿佛善男信女看见菩萨显灵，一个个傻乎乎地站在

原地。卢豫海也没让人通禀，推门就进去了，如同平地里长出来一般出现在卢王氏眼前。卢王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冲过去上下摸了一遍，这才一声啜泣哭了出来。卢豫海扶着母亲，跪倒在床头道：“不孝之子卢豫海，给父亲磕头了！”

卢维章眼没睁，身子却急剧地震动起来，淡淡道：“谁让你回来的？”

卢王氏脱口而出道：“我！”

卢维章微启双目道：“妇人之仁！你想陷我卢维章于何地？赶他走的时候我说得明白，除非建功立业以功抵罪，否则永世不得回神屋！你见家里艰难了，债主都逼到门口了，老平也给人打了，你就没了主意，把这个孽障叫回来了？你想过没有，这是打我卢维章的脸啊……”卢王氏心里一惊，想不到这些事他都了如指掌！亏得自己百般小心，只字不提，却根本没瞒住。卢王氏忍不住道：“家都要给人家收走了，你还顾着什么脸面？何况儿子这次不是一个人回来的，他还带着……”

“还带着他儿子吗？”

卢王氏张口结舌道：“这，这倒没有……他带了整整二十八万两银子回来了！”卢维章这才睁开眼睛，直直地盯着卢豫海道：“你说，你的银子哪儿来的？”

卢豫海见到父亲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，难过至极，泪流满面，哽咽道：“父亲，儿子在景德镇把钧兴堂的景号建起来了，又跟洋人做了笔大买卖，单这一笔就足足赚了二十万两银子！我是听说总号有了难处，过来送银子来了！爹要是不让我久待，我明天就动身回景号！”

卢维章轻笑道：“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？景德镇是什么地方，我多年前就想把生意拓展过去，可一个白家阜安堂就能把你压得死死的！你有三头六臂？一派胡言！”卢豫海从怀里掏出银票，递给了卢王氏。卢王氏一看见银票就语无伦次地叫道：“老爷，你不信儿子，可这银票有假的吗？蔚丰厚的银票是假的吗？”她越说越急，“老爷，儿子有了出息回家了，你不高兴，我还高兴呢！家门都快被讨债的挤破了，你一点不着急，还对儿子发火！”

卢维章强撑病体，坐了起来道：“豫海，你把怎么建的景号，怎么跟洋人做的生意，好好跟我讲讲。要是敢说一句谎话，我打断你的腿！”

不见父亲发话，卢豫海也不敢坐，就站着把这几年的事情拣主要的说了一遍，最后道：“临走之时，我从家里偷拿了父亲一套八十卷的

《海国图志》。本想着南边风化大开,洋人遍地,多少能有些作用,谁知真的帮了大忙!魏源老夫子写得真是详尽,山川地形、各国概况、民风民情无所不包。可惜只写到了道光二十三年。孩儿生怕弄错,又专程从南昌府请来了一个同文馆的通事,逐一核对无误,这才烧出来了第一窑样品!那个拉法兰一见就爱不释手,儿子这笔生意做得太顺利了,连儿子自己都想不到!”

“你到底是年轻,做事不精细,我书房右手柜子里还有一套百卷的《海国图志》,是魏默深先生道光二十七年重新编撰的,你怎么不拿了去?”卢维章脸色红润起来,慢慢地下了地,道,“魏老夫子是本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,是我素来敬仰的人物……可惜他在咸丰七年就病故了,不然我一定要到湖南隆回县去当面讨教一二!我创立钧兴堂以后,买的第一套书就是你带走的那套《海国图志》。真正的大商,不是学几本《生意世事初阶》、《客商一览醒迷》和《直指算法统宗》就行的,要想做出一番事业,不但是大清国的,而且世界各国的三教九流、山川地理、风土民情都得烂熟于心!还有如今是哪一派掌权,是皇帝还是共和,信什么洋教,饮食有什么喜好忌讳,都得心中有数……你才刚刚跟法国人做了生意,眼下澳门的葡萄牙人、香港的英国人、东三省的俄国人和日本人,你早晚都要跟他们打交道,做生意!魏默深先生说‘师夷长技以制夷’,咱们经商的人,就是要在‘知夷’和‘制夷’上下工夫……”

卢王氏见卢维章含笑教诲,知道他已经不再怪罪儿子了,刚想说什么,却见卢维章脸色一变道:“不过你也做了一件蠢事。白家阜安堂自明代开始,在景德镇经营了二三百年来,无数次衰落又无数次崛起,你以为白家是那么好欺负的?以段云全的手段、抱负,又岂会甘愿落在你之后?整整三十六万两的生意,你才留给白家一个零头,他不但不会感激你的恩德,还会以为这是讥讽!白家在青花瓷上的造诣,不是景号一年半载就能赶上的,得花上二十年、三十年的时光去锤炼、积累!你一个毛头少年,在洋人面前摆弄摆弄倒也罢了,你忘了旁边还站着个商界大才!逞一时口舌之快意,种十年难去之苦果,将来有你后悔的时候。豫商讲究留余,你为何不在说话上也留些余地?”

卢豫海被父亲一番暴风骤雨的训斥弄得灰溜溜的,壮着胆子笑道:“依父亲之见,我该留给段云全多少生意?”

“五五分!钧兴堂的景号刚刚建起来,名声重于利润。你何不就此跟阜安堂联手,两家都做大了,岂不是更好?何况咱只是靠比他们

多读了两本书赢的,这种赢法不长久。只有把工夫下在货色上,才是长久之计……”

“孩儿明白了,等总号的事情一了,我就回景德镇跟老段商议此事!”

“人才,说到底还是个人才。遍观天下商帮,豫商重家教、尚中庸、积阴德是其他商帮所不及的。经商之道,贵在随机应变,贵在取长补短。你回到景号,头等大事不是忙着开拓生意,而是沉下心来,好好调教出一批熟手的工匠和画师,这才是根本之策!”卢王氏乍一听见要让儿子走,再也忍不住了,嚷道:“我不让豫海走!总号乱成这个样子,景号再红火有什么用?你病得连地也下不了,豫川又是疯疯癫癫没个正经模样,豫海再一走,总号说垮就垮了!”

卢豫海吓了一跳:“怎么,大哥疯了不成?”

卢维章叹道:“少年得志,连遭重创,难免会失态。说实话,我最害怕的是看到你离开了家,离开了父母,从此心灰意冷一蹶不振……你带回来二十多万两银子算个球!我多大的银票没见过?你卧薪尝胆白手起家,就算只拿回家一两银子,也足以让我欢天喜地!”卢王氏兀自道:“我不管你怎么说,反正我是不让豫海走!要走,我跟着他一起走,再不待在神屋了!留下你一个光棍老汉,没人照顾,没人熬药,看你怎么办!”

卢维章默然思索了片刻,道:“景号那边,除了你认下的爹,还有别人能主事吗?”“许老爷子性情过于仁厚。维持局面还成,真刀真枪地跟白家交手,难免会吃亏。”“唉,总号纷乱如此,你怕是一时半会儿回不去。景号如今是钧兴堂最大的财源,万万不能出事……这样吧,把汴号的苏茂东大相公调过去。这一阵子各地分号都乱了,只有汴号还在正常营业,老苏功不可没!他这个人精明得很,大事上从不糊涂,跟段云全也是知根知底的老相识了。有他在景号协助许老兄坐镇,应该能放心。你说呢?”

卢豫海想了想,笑道:“老苏就有一个毛病,胆子太小!当年要不是他瞒了我十万两压库的银子,我早把董克良打得落花流水了!董家吃了大亏,还有实力给咱家下套吗?不如让老苗去,他跟我差不多,敢想敢干!”

卢维章瞪了他一眼道:“老苏这是‘小心撑得万年船’!苗象天如今是二老相公,我还指望他跟你一块儿稳定局势呢!他不能走!”卢豫海见碰了一鼻子灰,只得笑道:“也好。大清国自光绪十年全国都设了